

凤阙泪



风宸雪 著

她是罪臣之女，竟两朝为后。
九重凤阙，
最终谁又为谁守着生死契阔，
不负卿心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凤 阙 泪

◎风宸雪 著

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阙泪 / 风宸雪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-7-5143-1223-2

I. ①凤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1506号

凤阙泪

作 者 风宸雪
责任编辑 陈世忠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2.25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1223-2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[目录]

contents

第一章 · 冷清秋	001
第二章 · 奈何缘	041
第三章 · 骨肉分	072
第四章 · 君心错	104
第五章 · 误卿情	140
第六章 · 红颜凄	183
第七章 · 情难断	223
第八章 · 道艰险	262
第九章 · 鏖战激	295

第十章 · 一世念	311
尾声	332

番外1 · 慰寂寥	334
番外2 · 嗟流年	337
番外3 · 宁为殇	341
番外4 · 相决绝	346





第一章 | 冷清秋

西翼，靖宣三年，镐城。

我入宫的那天，不是碧空如洗的好天气，镐城缭绕着深浓的灰霾。在朱红的宫门吱呀的开启声中，我掀起锦帘，只看到那巍峨宫墙上，斑驳的深色仿佛浸染了无数鲜血，这些鲜血包括我姐姐的，或许很快亦会包括我的……

我叫安陵宸，因为出生的那晚，北极星相大变：星陨雨落，三光迭耀。所以，父亲以“宸”为我名。而这个姓氏，代表了西翼除帝王外至高的权势。

父亲安陵青翦乃当朝丞相，虽位极人臣，却只有一位夫人，然母亲在诞下小妹安陵念后，血崩早逝，只留下我们兄妹四人。

大哥安陵澈身为中护军，纵然屡建军功，但在诸将中并非一枝独秀。唯有姐姐安陵仪是家族骄傲的维系，她在靖宣元年的选秀中脱颖而出，初以婕妤位入宫，不到一年，诞下双胞胎姬后直晋贵妃，一时间圣宠独一无二。

可这样的圣宠，在上月戛然终止：因太后凤体违和，姐姐为太后祈福，在英华殿跪了一晚，不料就此染上风寒，没几日就成了肺病，咳血不止，到了前日，心悸病复发，薨于鸾鸣宫。

这道消息对安陵一氏是莫大的哀痛。但在某些人心中，该是打击大于哀痛，这些人中，也有我的父亲。

父亲为了继续维系安陵一族的无上荣光，在姐姐薨后的第三日，便遵太后的懿旨，将我送进宫来。

因为，父亲不会让后宫的势力有所削弱。安陵一氏三代以来，皆有嫡系女子入宫，身居高位，与这带来的权势相比，亲情不过比纸更薄。

可即便我不屑，即便哀痛未淡，我却不能抗旨。



且不说抗旨带来的后果是否祸及相府，单说我不进宫，小妹便必难幸免。
若以我之身能换得妹妹的自由，那么，就牺牲我一人吧，让安陵历代嫡系女子入宫为妃的命运不必殃及纯真无忧的妹妹。

放下帘子，我再不去看外面的宫墙。

从答应进宫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心便如死水般无澜了，不只因为姐姐的薨逝，更因为一种比这笼于宫城上的灰霾更深浓的失望……



入宫的当日，便有圣旨传下，册封我为才人，赐居撝芳宫，随赐下三名宫女吟岑、婉绿、菱红。

因撝芳宫位置偏离各宫较远，又没主位，倒是清静之地。而太后也额外恩准我暂时不必去各宫请安。

入宫当日，陆续送来各宫娘娘的赏赐。吟岑对着礼单细念时，我开始慢慢熟悉这注定要待一辈子的地方：

凤仪宫瑶华皇后林沅是由太子妃直接晋后，然膝下并无子嗣。

而整个后宫之中，除姐姐所育双胞胎姬睿嫔和睿雪外，当今帝君仅有皇子和帝姬各一名。

唯一的皇子赢玄铭，是二妃之一，御史大夫柳渊之女，旖裳宫德妃柳若的独子，柳若亦是皇上尚为太子时所选的侧妃，现有协理六宫之权。

二妃的另外一位，青衿宫贤妃莫澜，同为皇上为太子时所选的侧妃，诞淑欣帝姬赢曲裳。

衡冷宫居的乃是太尉南宫煦之女芙昭媛南宫芙，其父掌管朝廷军事要权，与我父亲素是不和。

福臻宫主位为云充容汤馨云，因其喜静，故居较远的怡臻宫。

姐姐生前居鸾鸣宫，这是离帝君寝宫昭阳宫最近的正殿主宫。皇上赐给姐姐，可见隆宠。

只是，再多的隆宠又怎样呢？

一如我的姑姑安陵羽熙，先帝专宠二十余载，册为帝贵妃。这样的宠爱亦随着先帝的逝去而中断。

一如姐姐，一朝薨逝了，所有的隆宠随着姐姐的出殡，便一并埋葬。

一切的圣恩，皆是虚无。

只有心底关于姐姐逝去的伤痛，密密匝匝地刺着。这些刺痛陪伴我在宫里最初的日子，波澜不惊地度过。

一晃半月，这半月，无论帝君或太后都不曾传召过我，宫中诸人因此对我淡了几分。但碍着安陵二字，一切用度按常供给，并无不周。

若就此平静地度过余生，是我所要的。

虽入宫，是为了所谓的维系相府在宫中的一脉，但我更知道，即便仅是一名无宠的后妃，对如日中天的相府而言，也是足够了。

可这些许的平静，注定是不会长久的……



靖宣三年，中秋。

清早，太后的近身宫女苏暖便传话，召我出席当晚于其寝宫长乐宫设的家宴。终是来了。

我高梳起发髻，配上刻意的浓妆，镜中的自己，早不是平素的样子。

从小到大，我便听周旁的人说，我的容貌不在姐姐之下，但用这样的俗不可耐的妆容呈现在宫中那些人眼前，或许，这样的平静还能维持下去。

撷芳宫离长乐宫相去不算远，甫到长乐宫，我却还是迟了。

“撷芳宫宸才人到。”

随着通禀声，我低下脸，步进殿内，四周的笑语殷殷因着我的出现，突然就安静下来。

在这片安静声中，我缓步走到殿中央，躬身行礼：

“安陵宸给太后请安，太后长乐无极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太后的声音十分轻柔，可正是这份轻柔的主人下的那道懿旨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
“都封了才人，怎么还不知道怎么自称？”一女子娇俏的声音旋即响起，能在太后面前如此说话，必不是言微人轻的嫔妃。

“芙妹妹，宸妹妹才进宫，这些宫规自然尚须慢慢熟悉起来。”一温柔的声音接着道，尔后，一抹正红色裙裾行到我面前，轻搀起我，笑道：“这就是宸妹妹吧？”

我虽未见过皇后，但我知道，这宫里，唯有皇后方能着正红的裙衫。

“嫔妾安陵宸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

要再行礼，瑶华皇后已再扶住我，柔柔笑道：

“妹妹不用多礼了。”

“谢皇后娘娘。”

“瑶华，时辰也不早了，皇上议完事，也该过来了，你和众妃随哀家一起入



席吧。”说完，太后由苏暖搀着，转往侧殿。

瑶华皇后牵起我的手，笑意盈盈对其余诸妃道：

“各位妹妹一起进去吧。”

众妃遵命，按序随之入侧殿。

侧殿摆了三席，太后端坐正中那席。我本欲往边席的末座走去，但瑶华皇后始终牵着我，我是挣不得的。

她径直走到太后身边，太后笑道：

“宸儿今日就陪着哀家坐吧。”

纵然这笑声依旧轻柔，可我不安的是，甫坐下，顿觉周遭射来的几抹冷犀目光。而旁边，太后透着宠溺地唤道：

“德妃，把玄铭抱过来。”

一着粉蓝色绡罗浅纹云锦宫衣，端庄清秀的女子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粉雕玉琢的男娃娃上前，轻声细语道：

“太后真是疼极玄铭，昨几个回来都嚷着要再去皇奶奶那讨酥饼果子。”

“苏暖，把酥饼果子给哀家拿来。”

太后溺爱地抱着这个娃娃，环视四周，道：

“都坐下罢，一家人，不必拘礼，等皇上来了就开宴。”

众妃纷纷坐定，忽然一炸雷般的嗓子在耳边响起。

“咦，这个姐姐，我怎么从没见过？”

这声炸雷的源头是一个八岁左右男孩，他手拿一糖葫芦，凑近我的脸，睁大乌溜溜的双眼瞅着。

我吓了一跳，才欲往后避让，他那只混合着不知是糖稀还是其他吃食的膩手已向我脸摸来。

“天昊，这是你皇兄的才人，不得无礼。”太后忙喝止那娃娃的举动。

天昊——十六王嬴天昊，当今皇上仅有一同母弟弟，却是如此行为乖张的一个孩子。

太后纵是喝止，那只手还是抹上了我的脸：

“好滑，和我刚吃的豆腐脑似的。”

一旁，终有人忍不住，低低笑出声来。

“暖，快把他带到一边去坐，越大越没规矩。”太后急急吩咐，生怕他下一刻有什么惊人之举。又望向我，吩咐我的随侍吟苓：“扶你家主子去内殿整理一下。”

我晕红了脸，起身离席，殿外陡然响起太监尖细的嗓子：

“皇上驾到！”

妃嫔纷纷起身，行礼请安间，西翼的靖宣帝——嬴天烨身着明黄九龙锦袍从

殿外迈步进殿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直至若干年后，这抹明黄成了我记忆中最浓重的色彩，那般浓郁鲜明，无法挥散，一如他身上的龙涎香。

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，甚至可以称为尴尬的见面。

映入他眼中的我，定是滑稽可笑的，脸上那朵不合时宜的花，让他墨黑的眸里，微蕴了一丝浅浅的笑意，再看时，那抹笑意已变成清冷。

“嫔妾安陵宸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滞了一滞，我方低下头，按礼参拜。

“安陵，安陵……”他低声叠念着。

“宸才人的脸上是怎么回事？”清亮甜糯声音传来。

“澜妹妹，是天昊的无心之为。”瑶华皇后替我解围，“宸妹妹快下去清理吧。”

天烨淡淡挥一下盘龙纹袖，示意我下去。



赢天烨，是当今西巽、北溟、东梁、南歧四国鼎立的天下中，实力不容小觑的西巽的帝君，自其即位以来，便频频加强军事，意欲一统天下。

但就是这样一位帝王，刚刚的惊鸿一瞥中，我只看到他眼底的清冷，这缕哀愁纵那般的淡，如他极淡的语声一样，可，终是让人无法忽略。

再入殿，宴席已开，我从一侧默然入内，本不愿被人注意，可，还是被一人瞧到。

天昊拿着一个鸡腿正啃，见我进来，旁若无人，乐颠颠冲过来，嚷道：

“姐姐来了，快，和我一起坐。”

那油亮的手又朝我拉来，我躲不是，不躲亦不是。

周围众妃因天烨在，均是沉默。而天烨只凝神于身边贤妃莫澜的低语。

太后斜睨着此景，也不作声，眼见身上又要染上某些图案，忽听一女子脆声喊：

“皇弟，莫不是不要你沁儿姐姐了？”

“沁儿姐姐！”天昊立即转移目标，鸡腿一扔，两手一张，一个熊抱便冲来人扑去。

那女子翠绿小锦袄上立时印上一对五爪纹印，她却不恼，把天昊一揽，巧笑倩兮地对我道：

“我这皇弟天生性情不羁，嫂嫂可别见怪才好。嫂嫂是新进官的吧，以后叫我沁儿好了。”



“沁儿？”

“宸妹妹，这是淳佳太妃的如意公主沁莹，沁儿，这位是宸才人。”瑶华皇后走到我身旁，接着道：“宸妹妹快入席吧。”

说罢，引我至原位坐下，天昊一脸不情愿，还是被如意公主拖着坐到右面的侧桌。

桌上珍馐佳肴琳琅满目，满桌的嫔妃，碍着太后和皇上，却甚少动筷。

贤妃明眸微转，朝我笑道：

“细细看去，宸妹妹与仪姐姐倒似有几分相似，皇上，您说是也不是？”

我心里一惊，顿觉天烨犀利的眸光向我望来，眸光里夹着冰冷与不屑，语气虽淡却冷漠至极地道：

“仪儿仙姿岂是他人可比拟的，澜儿，你此言太过了。”

贤妃未料天烨在众妃面前会如此数落于她，一张粉脸泛红又转白，嗫嚅：

“臣妾知错了。”

“皇上用完膳，今晚就不要独自歇于昭阳宫吧。”太后悠然启唇，“今儿个是中秋，按理该是瑶儿伴驾了。”

“母后，臣妾今日不便——”瑶华面色微红，右手小指处赫然戴着一枚金尾戒。

这枚尾戒，吟芩曾对我说过，倘若每月天癸至时，除去敬事房登记外，另要在小指处戴一枚尾戒。

太后见此，自然明白：

“传李德海。”

李德海是敬事房掌事太监，此刻，他端来一放了十几块牌子的银盘，恭敬地走到天烨跟前。

天烨默然，倒是瑶华皇后近身轻轻道：

“皇上，宸妹妹进宫已有半月，不如让她今晚伴驾？”

闻言，太后不语，只拿余光睨着天烨，我心里却一沉，今日这番打扮，只为不违父命又安稳于宫中，可，若被翻牌——

思忖间，天烨已冷冷地把一块牌子翻下。

“奴才恭喜宸才人！”李德海尖声道。

我的思绪瞬时凝滞。

但如今的我，又能如何？

这一切避不得，更不容我拒绝，我犹如木偶娃娃般，被肆意摆布着，不能拥有任何的情绪……



沐浴净身后，褪去所有衣物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被送到龙榻。

宫人退下，偌大的寝殿，便只剩我一人。

躺在榻上，指尖冰凉，浑身僵硬，额头却微微渗出汗来。

我将目光投注在床顶雕着的九龙图腾，为什么，我会觉得那图腾是如此狰狞呢？

龙涎香渐渐漫进周遭的空气，我知道他离我愈来愈近，或者我该以嫣然的笑意相迎，在平静失去后，依附于他，显然能让我在后宫的日子，以另一种方式维系安稳。

但即便简单的一个笑意，在此时此刻，我竟是做不到的。

下一刻，他修长冰冷的手指覆上我的脸，亦是冰冷无温度的。

他轻抚我的轮廓，这样的我，是让他想到了姐姐吗？纵然，姐妹中，小妹比我更酷似姐姐。

莫名，心头的刺疼涌了上来，直刺眼底，让那里，有湿润隐现，我阖上眼，不去看他。

四下静谧。

我清晰听到外面的风声渐大，不过才是初秋，在宫城，风都凛冽几许。

不过须臾，他收回没有温度的手，甫启唇，比那风更为凛冽：

“你记着，安陵一氏在这一朝，只会出一位贵妃！”

随着这句话，我睁开双眸，望向他，他的眸是深黑的，此时，眸底掠过一抹冷漠的不屑。

他把我当成什么，安陵一氏争权夺利的工具？

唇畔滑过轻浅的弧度，父亲不也是如此希望吗，他如此想，无可厚非。

我拥被坐起，继续凝望他，然后，淡淡道：

“嫔妾入宫，确是为了家族之命，不得不入。”

即便这话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事实，但从我口中这样轻巧地说出，仍换来他的拂袖转身：

“好一个家族之命！”

他的声音冰冷地掷来，然后，便是死寂的沉默。

他背对我，我看不到他的神色，这样，也好。

只是，没来由，我突兀地，会觉得那个背影除了日间的清冷外，还有淡淡的哀伤意味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，传来值夜太监尖细的嗓音：





“时辰到了！”

只有妃位以上才有权留宿昭阳宫，其余的嫔妃必须在规定的时辰内离开，而我仅是位分低下的人才。

他回身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少顷，忽从随身玉带内，轻轻抽出一柄通体碧莹的小匕首，寒疹疹地，泛着冷色光芒，紧跟着，是简洁的两字：

“起来。”

我拥被，下榻，闭上双眸，我不知道他为何取出匕首，如果是要我的命，那么我也不想去求。

但来自匕首冰冷的温度却没有如期划过我的肌肤，只在他衣袖窸窣声后，一切复归平静。

“上榻。”

我讶异睁开双眸，他已宽去上身的龙袍，麦色的肌肤在烛火照映下，光影流离，晦暗莫名，而靠近外沿的榻中间，赫然是一摊尚未干涸的血迹，殷红地刺入我眼眸，我望向他，才发现他左手指尖似还在渗血，才欲启唇，他接下来的话只让我觉得无比羞辱：

“朕不会碰你，安陵宸，你会后悔进宫。”

即便是从没受过的羞辱，我的言辞依旧是淡淡的：

“谢主隆恩！”

没有流泪，没有愤愤，只是这样一句淡淡的言辞。

他不碰我，实际上也是我想要的，所以，何必流泪，何必愤愤？

这宫闱深深，禁了我的人，若心和身还能留着，于我，莫过是幸……



按照规矩，侍寝第二天需向皇后请安。

这样的请安，须带着如履薄冰的小心，只是，再小心翼翼，终究，还是会败在女子无谓的嫉妒下。

甫进正殿，才要行礼，但听一女子道：

“皇后姐姐真是贤惠，宸才人现在才来请安，可见是圣恩浓眷到迟迟未起。”

紧跟着，一甜糯声音，自身后飘来。

“芙妹妹怎话里带酸？如若宸才人今日晋了位分，亦是不足为怪的。”听声音，恰是贤妃无疑。

“澜妹妹，芙妹妹，今日倒是话多。宸妹妹，起这么早，可是辛苦妹妹了。”皇后是温柔可亲的，母仪天下，该就是如此吧。

“嫔妾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我恭敬行礼，复又对四周行福礼，“嫔妾给各位娘娘请安！”

“宸妹妹起来吧，赐座。”

我在左侧末位坐下，贤妃站在一旁，也不坐，一双凤目细细把我端详。

“澜姐姐好奇怪，为什么一直盯着宸主子看呢？”芙昭媛娇笑着问。

“昨几个，本官说宸才人容貌与先贵妃相仿，难道不是吗？”说着，贤妃踱步上前，轻拍我的下颌，尖利犀锐的护甲在我颊边轻轻划过，我不禁微微动容。

“宸才人怎么发抖，难道，有圣恩眷顾着，还怕冷？”贤妃呵气如兰，一字字地说。

“承贤妃娘娘抬爱，宸儿怎及姐姐万分之一。”

“大胆！”贤妃粉脸一变。

下一刻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我脸颊已被她狠狠地一记掌掴。

“先贵妃闺名岂是你随口唤得，宸才人如此不懂宫规，伺候的奴才该当何罪？”

“娘娘恕罪！吟芩失职！请娘娘责罚奴婢，与主子无关！”随我请安的吟芩立刻跪地。

“吟芩，你也是服侍过好几位主子的宫女，竟这般疏忽！”芙昭媛悠悠道。

“罢了，吟芩重新好好教导主子宫规礼仪，罚半月俸禄。本官看宸妹妹容色倦怠，吟芩扶宸妹妹先回宫吧。”皇后终是启唇，转望贤妃，“澜儿，宫女的脸尚是不可随意掌得，何况宫妃？你入宫时日不短，竟也忘了规矩？如若本宫今天不罚你，亦难服众。”

贤妃未料皇后话锋忽转，一时间又不能不从，只能带了几分不满道：

“澜儿造次了，但凭姐姐处置罢。”

“确实是该小惩大诫，就罚你于英华殿替本官抄写女则。”

“是！”

贤妃看似恭敬地躬身行礼间，我没忽略她眸底浮现的一丝愤恨。

这宫中，集宠于一身，便是集恨于一身，而我这无宠之人，却也惹来了这不必要的恨。

纵然无辜，可，恰是辩不得的，能做的，仅是在这由恨意带来的冷箭中，尽可能保全自身。

因着贤妃被罚，接下来的请安，再无人刁难于我，不过半个时辰，终是出了凤仪宫。

“主子，您脸还疼吗？”吟芩轻问。

我摇头，扶紧她的手，道：

“回宫吧。”



深秋的瑟意浓重，虽披了不算薄的披风，还是被一阵冷风吹得有点寒意。

“主子，您在前面的亭子等奴婢一下，奴婢给您回宫拿厚点的披风。”

“不用这般麻烦，一起回宫吧，我有些倦。”

入宫至今，吟芩伺候我是尽心的，可在这宫里，却是让人不能完全受用。

心里浮起这个念头，不禁有些唏嘘，从何时开始，我竟也有了防人之心。

“姐姐，你在这啊。”忽听一声音从天而降，随后，一张顽劣的脸出现在我眼前，天昊脚勾一根粗壮树干，一手拉藤蔓，笑意昂昂地瞅着我。

“十六皇子，太危险了，奴婢扶您下来。”吟芩惊道。

“不要你管，我和姐姐说话，有你什么事？”天昊不悦地瞅着她，望向我时，又瞬间恢复笑意，“姐姐一起上来玩，天昊拉你。”

“天昊，姐姐就不上来了，你也快点下来，被太后娘娘看到，定要罚你了。”我抿嘴浅笑，示意他下来。

“姐姐就上来吧。”他脸上顽劣笑意愈深，突然跃下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勾住我纤细的腰，一手拉着藤蔓，复又借力跃上去。

“啊——”

吟芩不禁失声叫道，但接下来的情形让她来不及叫出下面的话——藤蔓终是承受不住两人的重量，啞拉声起时，我顿觉不好，他也惊住，复去抓其他的藤蔓，勾我的手忘记使力，我便如风筝一般朝下掉去。

我吓得闭上眼，却意外没有碰到坚硬的地面，反是跌入一个温软的物体上，我睁开眼睛，只看到吟芩以其体做垫，硬生生地承了我这一跌。

心底不可遏制地漫上感动，在这冷漠的宫闱，难道真有实意待你之人吗？

“天昊，今天不让母后娘娘责罚你，不知道你要闯出什么祸来！”耳边清脆的声音嗔道，如意公主沁莹急急奔来，她一边扶我起身，一边望着还在树上的天昊，言辞满是嗔怪。

此时的天昊早抓着一藤蔓，复回到树上，冲她一扮鬼脸，大声嚷道：

“我不过是想带姐姐上树看下风景，哪知道这藤着实不牢，又不是我，要责罚的该是这藤啊，沁姐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说着，天昊从树上跃下，拉起我的手：

“姐姐陪我继续去玩，沁姐姐，今天我不陪你了，每回你都玩一半就走，好没意思。”

“天昊，你自己去玩吧，宸姐姐今日估计没时间陪你的。”沁莹阻止道，走上前，把天昊拉我的手松开，然后拽住天昊：“还是姐姐来陪你。”

天昊欲要反驳，但她已不容分说牵起他就走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低声道：

“嫂嫂好自为之罢，怕一会儿皇兄就该传你了。”

“姐姐，我得空就来找你玩。”天昊嘟囔着，不甘心地被拽着走开。

传我？

我懵然，吟芬揉着身子站起，却是喜上眉梢：

“奴婢先陪主子回宫了，如意公主、十六王爷慢走！”

才回撷芳宫，果然有一太监过来传旨，让我即刻到养心殿面圣。

在旁人看来，这道传召，是圣恩浓着，可从沁莹的言辞里，我分明只听出了另一种味道……



昭阳宫，清冷依旧。

天烨负手站在书案前，如雕塑般漠然伫立。

“嫔妾参见皇上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我跪拜行礼，他却只站着，许久未有声音。

我的手清晰地觉到青砖的寒意，周遭的一切静谧到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流逝。

良久良久，才听他低回的声音响起：

“欧阳啸昀平定南歧侵犯边疆，今日班师回朝，朕已特许他继承其父侯位，封平阳侯。”

啸昀？

记忆深处的门随着这个名字开启，那是一个幼时放着风筝，让我跟在后面追着的少年，他总把风筝放得那么高，让人抓不着。草坪的石子绊了我一下，疼痛跌倒时，他已回奔到我身前，担心着我膝上的伤，却把风筝的线不经意给放了，望着那愈飞愈远的风筝，他许诺，三日后一定扎个更大的风筝给我放，但第二日，他就随其父离京去了边疆封地。

一晃，竟七年光阴了。

“朕问他还要何赏赐，才人，你知道他提了什么请求吗？”天烨的声音透着一股肃杀之气，把我的思绪硬生生扯了回来。

“嫔妾不敢妄言。”

他为何忽然提起啸昀，虽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我亦不能造次逾言。

“好一个不敢妄言。”

我听到他回身的声音，云纹九龙靴已踱到我跟前。

“他要朕指婚安陵丞相二小姐与他为妻！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冰冷地叩入我的耳中，“不知才人意下如何？”

我愕然，不知道天烨此问的真实意图，但惯性的思维，我唯有叩首间让自己





的语气带着一缕战兢：

“嫔妾既已入宫，自知礼义廉耻，岂能再做他想！”

手腕突然一疼，我被他强行拉起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他，完美到甚至可以说是精致的五官，高高束起的二龙戏珠发冠显现着帝王的威仪。

“朕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背叛！”他的眸底是无边的冰冷，檀唇微启，吐出的字别入心肺，“安陵氏如此嗜喜权势，你最好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！”

说罢，反手把我一甩，我的身体重重被他甩开，撞翻一旁的雕龙盘云烛台，虽裳裙未燃烛火，台边镂花的锋利恰把手心划过一道伤口，霎时，鲜血涌出。

青丝随着髻上的钗环松落而披散开，我知道此刻的自己狼狈至极，忍着手心的痛楚，我恢复跪姿：

“皇上乃坐拥西翼江山之帝，安陵一族仅是三代均为朝官，勤勉职守，兢业于陛下解忧为己任，权势于我族乃恪尽绵力于社稷，并无作有违忠君之谋。今嫔妾进宫，是奉太后懿旨，亦非嫔妾所能抗转。皇上如若不喜嫔妾言行，请赐嫔妾责罚，与安陵一族无关！”

说毕，恭敬叩首三下，遂抬眸，平静如水凝视于他——天烨，当今的皇上，我的夫君。

他的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悲凉，却是转瞬即逝。

再启唇时，他的声音依然听不到一丝情感：

“佾痕，传朕口谕，才人即日起于英华殿为先贵妃祈福三月。”

“嫔妾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血已把红底的锦裙染得更加鲜艳，手心的疼痛在听到先贵妃三字时，愈加彻入心底那处柔软。

那晚所见的女官，淡然到我面前，见我血污的手，眉尖微蹙，禀道：

“皇上，宸主子手上伤势是否先让太医上药？”

天烨似才注意到我手上涌出的血，脸色竟微微一变，声音不似以往般冷漠，道：

“传洪太医来罢。”

“奴婢遵命！”

佾痕伸手扶起我，往侧殿引去。我起身，望着天烨，他不愿再见我般，背身而立，这样一个男子，可以无视我的血我的痛，就因我代姐进宫，所图权势为他所不屑吗？抑或，他在害怕、逃避什么呢？

但，此刻的我，已能依稀觉到，他于姐姐的用情必是极深的。

仪，我的姐姐，终其一世，还是幸福的，毕竟爱过，也被爱过。而我呢，眼前又浮现出嘤咛年少时的面容，对我温柔的笑意，但却忽然模糊……毕竟，我和他只是平行线般再无交集。



英华殿，我抬首，看着眼前这座巍峨庄严的礼佛之殿，眼前依稀出现盛装的姐姐缓缓步入大殿。

姐姐！

我不禁伸手去触她的衣襟，缠着绷带的素手，触及的，仅是袅落的檀烟。

“主子，您怎么了？”吟芩见我神色异样，唤道。

我回神，低眸间敛去眼底的落寞，拾阶而上，大殿正中，却站着妩媚的贤妃。她朝我嫣然一笑，细语轻言道：

“宸才人也来了。”

“臣妾参见贤妃娘娘！”

“免了，本宫可受不了你的礼。”她不屑地挥挥衣袖，目光落在一旁几案上所置放的书籍，“本宫只想问问你，何谓女则？”

“禀娘娘，女则乃唐朝长孙皇后所著，训诫为妃的礼法。”

“原来宸才人是知道的，既是知道，今日怎会有此不堪之事让皇上龙颜尽扫？”

我一怔，此事难道宫中诸人都已知道？

想及沁莹的神情，心下顿然清明，怕是啸昀在朝堂上公然所言，故而，连公主都知道，后宫诸妃的耳目众多，焉有不知之理？所以，更引发了天烨的盛怒。

贤妃见我不语，冷笑一声，继续道：

“那这女则，还是宸才人抄写，更能尽心吧。晴萱，替宸才人取纸墨，本宫会在一旁督促宸才人抄写，为正后宫之风略尽绵力。”说毕，她径直在软椅上坐下。

吟芩欲要分辩，被我长袖下的手一紧握，只能噤声。

因用力太过，手心已然感到痛楚，但这样的痛楚在我握笔写字时，才发现椎心之痛为何。

吟芩看我勉强写出几行字，额角已沁出汗意，拿丝帕为我拭去，我抬眸，对她淡淡一笑，那边，贤妃已慢踱了过来。

玉手一扬，宣纸就被她拿到手中，她扫视一眼，眉头蹙起，旋即“嗤，嗤”两声，才抄了几行的纸便被她这样撕了。

这一举止，只让吟芩眼里似要燃起火来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吟芩的情绪外露，从前的她总是波澜不惊的。

“这字可真是差啊，重新给本宫抄来，堂堂当朝丞相之女，竟没有自幼习字吗？”纵然这是故意刁难，可，亦唯有忍耐。

于是，反复，写了撕，撕了写，绷带也渗出血色。吟芩在一旁，眼中满是不忍，我宽慰地对她微笑，她低头，一滴清泪已落在桌上，瞬间映入墨色木纹，不

